

红楼梦断

曹雪芹家的故事 ⑧

三春争及初春景(下)

讲述《红楼梦》中贾母、贾政、贾宝玉、王熙凤、袭人等人物原型的真实命运。

高阳 著

红楼梦断

曹雪芹家的故事 ⑧

三春争及初春景 (下)

高阳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断:曹雪芹家的故事.8/高阳著.——北京: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2014.10

(知识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502-3612-7

I. ①红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10073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,原著作名《三春争及初春景·下》。

红楼梦断:曹雪芹家的故事8

作者:高阳

责任编辑:崔保华

选题策划: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特约编辑:王丹丹 王菁菁

封面设计:李子琪

版式设计:黄巧玲

责任校对:张新元 曹振民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嘉业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字数323千字 680毫米×990毫米 1/16 19.25印张

ISBN 978-7-5502-3612-7

定价:36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
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邮寄到付)

01

是雍正九年，那时当今皇帝尚未封爵，只称“四阿哥”奉了世宗的密令，微行探访直隶总督唐执玉的官声，四阿哥邀平郡王福彭同行，并由方观承带了四名便服的侍卫，暗中保护。

这天到了昌平州地方，行经一座茶棚，下马暂息，一面喝茶，一面打听舆情。四阿哥发现茶棚间壁面有一方市招，上写八个大字：“一尘子论命不论人”，心中一动，便悄悄拉了福彭一把，努一努嘴说：“你看，这一尘子的市招，似乎对他自己的子平之术，蛮有把握的。”

“老王，”这是预先约定的称呼，福彭问道，“想不想试他一试？”

“也好，看他怎么说。”

于是由方观承陪着，一起去看一尘子，那人约摸四十岁出头，戴一副墨晶眼镜，见有人来，似无所觉，但口中有话：“三位随便坐。”

四阿哥与福彭相互看了一眼，彼此都已会意，原来是个瞎子！怪不得“论命不论人”，来人是何仪态根本看不见，无从论起。

“先生，”四阿哥问道，“请教你这大号，是何含义？既然一尘不染，何以又奔走风尘？”

“客官，”一尘子是关外口音，“一尘子是谐音，‘一陈姓之子’而已。”

“贵处是？”

“浙江。”

“何以有关外口音？”

“自幼生长在关外。”

四阿哥有数了，必是前朝充军发遣到关外的“流人”之后，便又问说：“在关外几代了？”

“连我在内，四代。”

“是尚阳堡，还是宁古塔？”

这两处都是遣戍之地，一尘子便即答说：“客官知道这两处地方，就请不必多问了，反正雷霆雨露，莫非皇恩。客官何事见教，请直说吧！”

“足下论命不论人，我说个日子，请为推算，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子时。”

“原来辛卯年生人。”一尘子提高了声音喊道，“小康！”

应声出来一个眉清目秀，却略嫌瘦弱的少年，一言不发地在另一张小桌后面坐了下来，桌上有笔砚，还有一面白漆水牌，他提起笔来说道：“爹，好了。”

一尘子便念道：“辛卯、丁酉。你查康熙年间。”

那小康是他父亲教过的，知道辛卯是康熙五十年，酉月是八月，“年上起月”依“丙辛之子由庚起”的歌诀，正月是庚寅，二月是辛卯，顺序推至酉月便是丁酉，但日子却非查万年历不可。

“十三是庚午。”

“那么子时，就是丙子。”一尘子掐手指，一面念着，“辛卯、丁酉、庚午、丙子。”然后就一动不动地沉思了。

那小康早已将“四柱”在水牌上写好，定睛看了一下，突然大声说道：“爹，这个八字火炼阳金，地支‘四方夹拱’，大贵之格。”

“小孩子懂得什么？别胡说。”一尘子接着问客人，“客官，请问这个八字是男命还是女命？”

“男命如何，女命如何？”

“女命是个游娼。”

听他脱口而出，语气又斩钉截铁般硬，四阿哥倒有些不大服气，当即诘问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子午卯酉谓之‘四柱桃花’，年上地支之卯，见时上地支之子为‘咸池’，煞犯桃花，这叫‘遍野桃花’，绝非良家妇女偶尔红杏出墙者比。”

解释得倒也有些道理，福彭插嘴问：“那么，何以见得是游娼呢？”

“子午卯酉，坎离震兑，请客官看一看八卦图就知道了。”

这幅“八卦方位之图”与乾南坤北、象征上天下地的“先天八卦”不同。图上画出一个八角形，中央是半阴半阳的太极图，标明“戊己”，便是五行生克中的“中央戊己土”。北方“壬癸水”，是坎卦；南方“丙丁火”，离卦；东方“甲乙木”，震卦；西方“庚辛金”，兑卦。乾卦在西北，坤卦在西南；东北是象征山的艮卦，东南是象征风的巽卦。

至于十二地支，恰如自鸣钟的钟面，子时在十二点的位置，正对面的午时便在六点的位置，卯与酉是三点与九点相对。子午卯酉在八卦是坎离震兑，而在方位便是正北、正南、正东、正西，因而星士称此格局为“全四正”，又叫“四方夹拱”，说是难得的贵格。

然而何以在女命便是游娼？福彭看了半天，始终参不出其中的奥妙，就只好老实请教了。

“南北东西，游走四方，而且这个八字，五行缺土，托足无根，命中注定了要漂泊风尘的。”

“言之有理。”四阿哥深深点头，“那么，男命呢？”

“是男命，又要看他的家世出身，做何行当？不可一概而论。”一尘子略停一下又说，“讲实话，我行道二十年，第一次遇到这样一个奥妙无穷的八字，心里倒是想到了，不敢说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现在虽未必‘偶语者弃市’，但忌讳甚多，君子明哲保身，先请客官说了‘乾造’是何等样人，我再就命论命。”

听说奥妙无穷，而且话中有话，福彭深感兴趣，却不便造次开口，要看本人自己肯透露多少，因而只是看着四阿哥微笑。

“足下说这个八字奥妙无穷，倒要请教，假如说，此人是个读书人呢？”

“是个幕友，聪明绝顶，名震四方，可惜好酒爱色，潦倒以终。”

“名震四方，好酒爱色，都容易明白，何以见得聪明绝顶，潦倒以终？”

“时辰上的子水是‘伤官’，主智慧。年上卯木是个‘财’，卯酉对冲，酉是‘劫财’。卯上天干之辛，也是‘劫财’，上压旁冲，哪怕像邓通有座铜山，也要饿死，命中注定，无可如何。”

“嗯，嗯，”四阿哥又问，“如果是武官呢？”

“好！”一尘子脱口称赞，“这就走对路了。秋金生于八月，是‘阳

刃’，强极、旺极！庚辛金加丙丁火，好比精金百炼，成了干将莫邪。子水伤官，月上之丁是‘七杀’；好的是一个‘杀’，所谓‘独杀为贵’，又好的是有伤官‘驾杀为用’。利器在手，兵权独操；征南讨北，威震八方，一定是青史扬芬的名将。”

“‘遍野桃花’不碍吗？”

“碍什么？”一尘子笑道，“攻城略地，只要打了胜仗，玉帛子女，任所取携，武将何在乎交桃花运？而且就因为南征北讨，无战不克，才会‘遍野桃花’。”

四阿哥也笑了，“这话倒也不错。不过，”他正色问道，“先生就看得这么准？”

“是的。”一尘子毫不迟疑地答说，“这个八字的精华所萃是时辰，那个子不但是主智慧，敌‘杀’生‘财’，而且成了‘四位纯全’之格，不管做什么都是第一流，倘是游娼，亦一定是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的尤物。”

“高明之至！”四阿哥确是佩服，想了一下又问，“此人照足下所说，兵权独操，威震八方，会不会功高震主呢？”

“这亦说不定，要细推他的大运流年，才见分晓。”

“有理。”四阿哥沉吟了好一会，方又开口，“先生，你我姑妄言之，姑妄听之，只当听评话，这个八字如果生在王侯家呢？”

一尘子先不作声，然后问说：“客官真的是姑妄听之？”

“真的。请放心，来的两位都是我的至交，跟我一样，都识得轻重，不会拿戏言当真。”

“而况，”福彭接口补充，“我们如果拿说不得的话，到处去乱说，岂不成了妖言惑众，自己先就遭殃了。”

“两位这么说，那么我也就说实话了。这个八字如果生在王侯家，是当皇上的命。”

虽已猜想到是这么一回事，福彭与方观承仍旧动容了。四阿哥却声色不动，只问：“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呢？”

“天命所归，不可以常例来论。帝皇之命，第一看本身强弱。秋月之金，当权得令，外阴内阳，坚刚之性，独异于众，万物遇之，无不摧毁，此为秋金之体性。”

“照先生所说，不就成了暴虐之君了吗？”

“不然，这是论其本质，八字中只占得庚与酉两字。是有道明君，还

是淫昏之主，还要看另外六个字。”

一尘子摇头晃脑地念道：“‘火来锻炼，遂成钟鼎之材，土多培养，反惹顽浊之气。见水则精神越秀，逢木则琢削施威。金助愈刚，过刚则折；气重愈旺，旺极则摧。强金得水，方挫其锋；气旺得泄，金清水秀。’这个子时，真正是千载难得的好时辰。”

接下来一尘子为四阿哥解说：八字中三金、三火、一水、一木。譬如锻冶，金属要多火要旺，水则不必多但要寒。子水之性阴寒，得此淬砺，方成利器。

“亥不也是水吗？如果早一个时辰生，是不是差不多呢？”

“差得远了。”一尘子答说，“第一，不能成子午卯酉四方夹拱之局。第二，如果是亥时，就是丁亥。‘丁火其形一盏灯’，难言锻炼，而且丙是‘正官’，丁是‘七杀’，杀重总非好事。”

“那么，”四阿哥又说，“这四方夹拱在这个八字上也有说法吗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？坎离震兑，贯乎八方，金瓯无缺，声威远播之象。”

“可是没有疆土，五行缺土，总不算完全吧？”

“好就好在缺土。刚才不是说过，‘土多培养，反惹顽浊之气。’至于说到疆土，既然贯乎八方，当然土在其中，何消说得？”

四阿哥听他谈得头头是道，反倒有些不能相信，疑心他是有意拣好的说，因而走到小康面前，看他在水牌上画的符号，子午与卯酉之间，都有一个“冲”字，知道是“衝”的简写。当即问说：“先生，子午一冲，卯酉也是一冲，有冲克就有妨碍，不是吗？”

“冲克也不止子午、卯酉。”一尘子从容答道，“客官请细看，四柱的干支，不都是冲克的吗？”

四阿哥往水牌上一看，不由得暗中称奇，年柱辛金卯木是金克木，月柱、日柱都是火克金，时柱丙火子水是水克火。无往而不冲不克，这样的八字实在少见。

“唯其少见，所以为贵。凡冲克不一定是坏事，相反亦可相成，譬如锻冶，出火之金，不能无水来淬，这就是水火既济，而非水火不容。这个八字正就有相反相成之妙。”

由于当时雍正皇帝最好此道，每喜为他所看重的臣下“看八字”——年羹尧、隆科多以及张廷玉、鄂尔泰的一生穷通富贵，他觉得都在他掌握之中，偶尔亦为四阿哥谈一谈命理，所以对一尘子所说的“相反相成之妙”，四阿哥大致亦能领略，心里在想，所谓“水火既济”的道理，一尘

子已说得很透彻，至于火克金为锻炼，拿人来说，便是受教育，四阿哥从小在严父督责之下，不但在上书房最用功，而且还间接受祖父——圣祖的天算之学的熏陶，在年龄相同的“小叔叔”及叔伯兄弟中，他的资质最好，学到的东西也最多，就像烈火炼精金，终成利器。可是辛卯及卯酉之间的金克木，又说明了什么呢？

想了好一会想不通，少不得还是发问：“先生，你刚才说年上卯木是‘财’、上面的辛是‘劫财’，对冲的酉也是‘劫财’，上压旁冲，虽邓通之富，亦归于无用。如今又怎么说呢？”

“邓通会饿死，汉文帝就不会饿死了。天子富有四海，区区之财，要它何用？命理者与我同类者，称为‘比’‘劫’，兄弟朋友都是，只是性善为比、性恶为劫。比劫帮身，这个八字强极旺极，比劫无益而有害，不过害亦不大，劫财而已，不惜财自然无事。”

一听这话，四阿哥暗暗吃惊，这上压旁冲的两个‘劫’，不就是自己的一兄一弟——三阿哥弘时与同岁的五阿哥弘昼。三阿哥已经去世，无须再论；对五阿哥，应该谨记，“不惜财自然无事”。

“可是，朋友呢？”他问，“亦是无益而有害吗？”

“天子无友，不算比劫。”

四阿哥对这个解释很满意，“先生真是高明之至，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”说完，他大荷包中掏出一把碎金子，拉过一尘子的手来，将碎金纳入他掌中，“区区微意，不足言谢，有机会再请教。”

02

在路上，平郡王福彭一直惦念着这个一尘子。原来他生在康熙四十七年六月廿六日卯时，八字是：“戊子、己未、辛未、辛卯”，亦是金命。听一尘子说，“土多反惹顽浊之气”，而八字中一半是土，岂非大坏特坏？因而耿耿于怀，私下嘱咐方观承，设法将一尘子接进京去，以便请他仔细推算。

于是，方观承便派了一个得力的护卫去办此事，哪知回来复命，说是一尘子父子第二天便失踪了。

“怎么会呢？”

“确实不假。”那护卫说道，“我还打听了，据说那天一尘子跟人

说，他惹了杀身之祸，非连夜逃走不可。果然第二天一早，人就不见了，去向不明。”

方观承大为诧异，细细思索，终于参透了其中的道理。四阿哥给一尘子的那把碎金子，称为“瓜子金”，宫中每用来赏人。一尘子发觉受赠的是瓜子金，知道遇见异人了，唯恐惹祸，所以星夜遁走。

其时四阿哥也想找一尘子，为的是想大大帮他一个忙，原来一尘子自道姓陈，在关外已经历了四代，这使得他想起了一个人，顺治年间的弘文院大学士陈之遴。

陈之遴原籍浙江海宁，明朝崇祯年间的进士，顺治二年归顺清朝，由秘书院侍读学士，一路扶摇直上，顺治九年就入阁拜相了。

那时汉人中有南北之争，北派多明末魏忠贤的“阉党”，惯于勾结太监在皇帝面前进谗。南派的领袖“二陈”——陈之遴以外，另一陈是江苏溧阳人，名叫陈名夏，字百史，崇祯朝的状元，入清后因为多尔衮的赏识，早就当到了大学士。及至多尔衮去世，便有个御史张煊严劾陈名夏任吏部尚书时，结党营私，铨选不公，但张煊由于另案诬告坐实，陈名夏获赦无事。

到得十一年，世居关外，早就从龙的大学士宁完我，上疏参陈名夏说：“名夏屡蒙赦宥，尚复包藏祸心，尝谓臣曰：‘留发复衣冠，天下即太平。’其情叵测。”又指责他的儿子居乡暴恶，包庇姻亲等等，“请敕大臣鞠实，法断施行。”结果廷臣会审，其他各款罪名都无其事，只有“留发复衣冠，天下即太平”这句话，确曾说过。这便成了想推翻大清、恢复明朝、大逆不道的罪名，刑部奏请“斩立决”，朱笔改“绞”，留他一个全尸，其子充军。

陈名夏一死，陈之遴益感孤立，但他不能守明哲保身之戒，出语常有怨讪之意，顺治皇帝颇为不悦。终于在顺治十五年以贿结内监的罪名，抄家充军到关外尚阳堡。他的儿子陈直方，是吴梅村的女婿，亦随父遣戍。陈之遴以后死在尚阳堡，家属是否赦归，不得而知。

然则既有二陈，又何以只想到一尘子可能是陈之遴的后裔呢？因为陈之遴精于子平之学，著过一部《命理约言》，共计四卷，包括“法四十八篇”“赋二十篇”“论四十八篇”及“新论二十四则”。四阿哥亦看过这部“名著”，推断一尘子家学渊博，是陈之遴的曾孙。

为此，四阿哥特为找方观承来商量，才知道一尘子已畏祸潜逃。四阿哥没有料到有此结果，变成爱之适足以害之，心里不免歉疚。

不过，要查明陈之遴是否还有后裔在关外，方观承认为这并不难，海宁陈家是大族，刚刚予告，尚待归里的大学士陈元龙，就是陈之遴的族人，不妨向他打听。

四阿哥先同意了，但随后又变了主意，不愿多事，因为关于四阿哥的生母，已有一种传说，说他是海宁陈家的血胤，像传说中的“狸猫换太子”，为雍亲王府“调包”换入府中的——这当然是绝不可能的事，因为皇子皇孙的生母，以及接生的稳婆，在玉牒中都有记载，绝不可能有假冒的情形。

而况当时的雍亲王，虽然长次两子夭折，三阿哥弘时却好好地活着，更不须从异姓抱一子来养。

那么为什么会有此传说呢？原因是有一天为大臣写悬挂在中堂的匾额，而陈元龙家的堂名叫作“爱日堂”，原有孝亲之意，而出于御笔，便容易引起误会，因误传误，离奇得无可究诘。如果现在再向陈元龙家打听陈之遴后裔的情形，必然又会引起无稽的猜测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妙。

但四阿哥虽已丢开，平郡王福彭却念念不忘一尘子，曹震曾几次听他谈到，尤其是当年的四阿哥成了当今的皇帝以后，他曾说过一段颇有趣味的活。

“人苦于不自知。一尘子算他人的命，如此之准，不知道他为自己算过没有？如果算过，何以不知命中有‘贵人’，而且是真命天子？大好的一步运，自己错过了，真替他可惜。”

看来一尘子的这步好运，快要到了，曹震这样在想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便去找到仲四，拉向一边，低声问道：“算命的一尘子在哪里设硯？”

仲四不懂什么叫“设硯”，只说：“他住在仓神庙。”

“对，我就是要到他住的地方。你跟我一起走，别让人知道。”

看他神态诡秘，仲四不免好奇，“震二爷，”他问，“你找他算命？”

“不是。”曹震答说，“到了那里你在旁边静听就知道了。”

仓神庙很大，一尘子独占一座小院落，虽是清晨，求教的人已经不少了，有个年轻后生在挂号。见此光景，曹震倒有些踌躇了。

“仲四哥，”他低声说道，“你能不能想个法子，让我跟一尘子单独谈一谈？”

仲四想了一下说：“你请等一等，我去想法子，不知道行不行？”说完便即走了。

不多片刻，仲四笑嘻嘻地走了来，当然是有了满意的结果，仲四跟仓神庙的管事极熟，找到他跟一尘子去关说。一尘子一诺无辞，请曹震到他的“静室”去面谈。

所谓“静室”，是孤单单的一座小楼，管事的领上楼去，说一声：“道长，客人来了。”

原来一尘子是道家装束，不过仍旧戴着墨镜，道士戴墨镜，加上一部连鬓的大胡子，形容古怪之中，透着些滑稽，曹震有些不相信，这样一个人算命会算得那么准。

“尊姓是曹？”一尘子回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还有一位呢？”

“姓仲，镖行买卖。”曹震答说，“是我的好朋友。”

“客官说要私下跟我谈，令友在一起，不碍事吗？”

“不碍事。”

“好，有何见教，请说吧！”

“是，是好。”曹震咳嗽一声，压低了嗓子问道，“足下几年前，算过一个子午卯酉的八字，总还记得吧？”

“当然记得。”

“足下知道这个八字是什么人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知道又何以失之交臂？”

“客官看是失之交臂，我自己看是躲过一劫。”

“是一劫？”曹震问道，“足下知道不，第二天就另外有位贵人，专程来敦请，哪知足下已去如黄鹤了。”

“这是可想而知的，一定会有人找我。”一尘子答说，“来找不能不去，去了不能不说，说了不能不让人流传，这一传，我就在劫难逃了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客官简直是明知故问。”一尘子语气怫然，“请问，传入禁中，上达天听，你倒想我犯的是什么罪名。”

明知他已颇为不悦，曹震却仍旧赔笑说道：“足下实在过于高明，还请指教，以开茅塞。”他接着又说，“我此来，就像水浒上所说的，有一场富贵，要送与足下。”

这几句好话，消释一尘子心中芥蒂，“多谢客官好意。”说了这一

句，他住口侧耳，静听了一下，提高了声音问道：“小康，你上来干什么？”

“挂了三十多号了……”小康一脚踏进来，不防有人在，便把话停住了。

“你跟客人去说，我临时身子不爽，今天不会客，请他们明天再劳驾。”一尘子又说，“打发了客人就回来，守着楼梯，别让人闯上来。”

小康答应着走了，一尘子便进一步向曹震请教家世，听说是曹寅的侄孙，很高兴地表示，应该算是世交，但却未说先人交往的经过，曹震想打听又不知如何措辞，只好听他一个人说了。

“小康走了，咱们言归正传。”一尘子说，“曹爷，你总知道雍正元年有一道不立储的上谕吧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那么你想，皇上不立储，我竟算出来一位真命天子，岂不是替他立了储了？就算皇上量大如海不追究，另外还有想登大宝的皇子，饶得了我吗？”

“啊，啊！说得一点不错，倒是我太懵懂。”曹震紧接着又说，“不过，如今情形不同了，你所顾虑的事，都没有了。”

“不见得。”一尘子使劲地摇着头。

曹震大吃一惊，愣了好一会才问出一句话：“莫非乾坤未定？”

“这话很难说。”一尘子答道，“后来我为这个八字细推过流年，只怕还有波折。曹爷，请勿见怪，我不能再多说了。”

“是，是，天机不可泄漏。”曹震略停一下又说，“咱们也言归正传吧，有位贵人，我实说吧，就是当年来敦请你的一位王爷，仍旧想请你进京，以便好好请教。这位王爷是皇上的亲信，当年陪皇上来过，你一听他的声音就知道的，他自然还要带你去见皇上，足下如有所求，无不可以如愿。”

“我只求保我一条老命。”一尘子说，“我自己知道自己的命，不可妄求富贵，否则就是自速其死。说老实话，我命果然有这场富贵，不必等你曹爷送来，我早就命小犬进京去讨这场富贵了。”

然则为什么不进京呢？一尘子说是京中的“贵格”太多，倘或又算出一个帝王之命来，又将如何？

曹震听他这话，越发心生警惕。一尘子的话虽含蓄，但已是极强烈的暗示，可能另有亲贵会起而夺取皇位，这个人是谁呢？莫非是废太子理密

亲王胤初的世子弘皙？

转念到此，他对平郡王的八字及流年，越发关心。因为福彭之得有今日，全靠与当今皇帝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与渊源之故，彼此休戚相关、祸福与共，如果“今上”的皇位不保，平郡王或许会得不测之祸，亦未可知。

于是他沉吟了一会说道：“足下不肯受邀进京的苦衷，我明白了，怕一进了京，会有许多王公来请你推命，应付不得法，会有杀身之祸。这一点关系不浅，我亦不敢勉强了。不过，我是不是能拿一个八字来，请足下推算？”

一尘子想了一下答道：“承蒙曹爷抬爱，我亦不便推辞。不过我声明在先，这个八字能不能细批流年，殊未敢必，不能的话，请勿强人所难。”

“是，是，遵命。”

“那么请说吧！”

平郡王福彭的八字，曹震是记得的，“戊子、己未、辛未、辛卯。”也是金命，但辛金与“今上”的庚金，有刚柔强弱的不同。

“康熙四十七年六月生，今年廿九岁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尘子点点头，仰靠在椅背上，落入沉思之中。好久，好久，方始开口。

“这个八字也是好在时辰，‘土重金埋’，时干辛金一‘比’，可以‘帮身’，很得力。时支卯木，有疏土之功。如果不是时辰好，危乎殆哉了。”

“是！”曹震答道，“这个八字，也有人说，根基很厚，足下看呢？”

“不错，土为‘印’，印者荫也，祖上余荫极厚。不过荫庇过甚，好比‘唐花’，经不得久。”

“唐花”又称“堂花”。冬季在密闭的土窟中，用硫黄及沸汤熏蒸，使春天才开的花，非时早放，谓之“唐花”，但这种揠苗助长的手法，矫揉造作，花虽开了，却不易经久。

曹震心想，福彭十九岁那年，先帝夺其父之爵，让他承袭。廿六岁入军机，随又授为定边大将军，膺专阃之寄，是顺治以来，八十余年未有如此早达的亲藩，岂不就像非时早放的“唐花”？

然则所谓“经不得久”，是寿数有限呢，还是爵位不能长保？

这样想着，忍不住问了出来，一尘子答道：“这要看大运跟流年。”

“那么，能不能请足下费心？”

“现在不敢说。”一尘子答道，“要有小犬做帮手才知道，曹爷下午再来吧！”

“是，是。下午再来请教。”

“不过，曹爷我得重新声明一次，倘或不能细批，请勿见怪。”

“不敢。”

曹震一上午惦念着这件事，吃过午饭，便与仲四赶到一尘子那里，却是失望了。

“曹爷，实在抱歉。”

“是……”曹震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嗫嚅了好一会才问出来一句，“是有什么关碍吗？”

“中间有一番挫折，不过爵位可保。”

“这样说，是寿数有限？”

“盛极而衰。”

“盛极而衰？”曹震玩味了一会，惴惴然地说，“目前可说极盛，莫非祸在眉睫？”

“眼前还有一段好景。”

“那么，是哪一年呢？”

“曹爷自己去琢磨吧！我不能多说了。”

“君子问祸不问福，这个八字，关联着好些人，还请指点迷津。”

一尘子欲语还止，最后这样回答：“八字的本身就很明白了。”

曹震还要再问，一尘子便支吾着不肯作答了。看看不可勉强，他向仲四使了个眼色，仲四将包袱解了开来，里面是簇新耀眼的一锭“官宝”。

“这五十两银子，”曹震看着小康说，“请老弟收了。”

小康不作声，要看他父亲的意思，一尘子想了一下说：“赏得太多了一点。也罢，原是好八字，也值一个大元宝。”

听他这么说，曹震略略放心了，原来江湖上有个规矩，看相算命，润金多寡，常视人而异，要得多就表示所遇的是贵人福命。一尘子肯收这笔重酬，意味着福彭的八字，怎么样也不能说坏。

但这是自我安慰的想法。福彭的流年中一定有很不利的事，所谓“一番挫折，爵位可保”，可见这种挫折，大到可以革爵的程度，不能说不严重，也就不能不关切了。

“震二爷，”仲四建议，“你回京以后，不妨跟芹二爷谈谈，他人聪明，又喜欢搞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，也许能琢磨出什么来。”

由于事先接到秋月的信，曹雪芹对于乌家亲事不成这一节，早已知道，具有肩仔一卸的轻松之感。觉得意外的是，乌二小姐不愿委身，竟是为了可能有一天会向阿元执礼的缘故，因果影响，如此变幻不测，似乎有些不可思议。

阿元暂时住在曹震家，曹雪芹跟她并未见面，这是曹震特意来叮嘱的。他的话说得很率直，先问曹雪芹，在阿元照料金粟斋时，与她可曾有过肌肤之亲？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

“亲个嘴，摸一摸身上，总免不了的吧？”

“也，”曹雪芹不好意思地笑道，“也不过偶一为之。”

“好，过去的算了，不必谈了。一路来，我看她对你不大容易忘记，而且这一回跟她们家二小姐闹别扭，似乎有一肚子委屈，要跟你谈。”曹震正色说道，“雪芹，她是有主的人了，你们见了面，就算你一点都没有越礼的地方，而她跟你谈个没完，甚至哭哭啼啼，在旁人看，就非常不合适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”

曹雪芹怎么能不懂，点点头答说：“我不到你那里去，不跟她见面，不就没事了吗？”

“对了，我就是这意思。”曹震又说，“那也只是暂时的，我已经在找房子了。找妥了让她搬了去，你再看你锦儿姊去好了。”

“怎么？”曹雪芹问，“暂时不会入府？”

“那要看太太到太福晋那里疏通的结果。不过就疏通好了，也只是进府去磕个头，仍旧得住在外面，到了八月里，过了先皇的忌辰才能进府。”

“嗯，嗯，是替郡王先营一所金屋。”

“大致是这意思。喔，”曹震记起来了，“我在通州遇见个异人。当今皇上跟王爷请人算命的事，你知道不？”

“知道，不就是你告诉我的吗？”

“我原记得好像告诉过你。”曹震很兴奋地说，“那个一尘子如今在通州，我跟仲四一起去看过了。想请他进京，他说什么也不愿意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曹震考虑了一会：“其中的原因很复杂，一时讲不清楚，我只跟你谈王爷的八字好了。”

他将一輩子不肯为平郡王福彭细批流年的经过，扼要说了些，然后提到仲四的建议。

“问王爷的寿数，说‘盛极而衰’，而又不是祸在眼前，说眼前还有一段好景，这四个字是指的什么呢？仲四很夸你，让我跟你琢磨琢磨，看能打破这个哑谜不能？”

曹雪芹微微颌首，凝神静思了好一会，方始开口说道：“这个‘盛’也许是指盛年。”

“盛年是几岁？”

“要看是男是女。女子的盛年，大致指花信已过，三十岁不到；男子的盛年，通常指壮年。”

“四十岁左右？”

“应该四十开外。”

“那还好。”

曹雪芹懂他的意思，平郡王的大限在四十开外，那就还有十几年可以倚靠，所以说“还好”。

“一輩子还有一句话，也很奥妙。”曹震又说，“我本来想问问他，王爷一生的运气如何，他迟疑了好一会才说了句：‘八字的本身就很明白了。’这句话不大容易懂。”

“怎么不大容易懂？”曹雪芹立即接口，“命跟运是连在一块的，命中忌什么，到了所忌的那一年，流年就为不利。这不是‘八字的本身就很明白’了吗？”

“言之有理！”曹震很兴奋地，“找本皇历给我。”

“我这儿没有。”

曹雪芹出去截住了一个小丫头，让她找秋月去要皇历，结果是秋月自己带着皇历来了。

“是不是震二爷要挑好日子？”

“不是，”曹震接过皇历来答说，“我们另有用处。”

“喔，”秋月抛开此事，另有话问，“震二爷是不是在这儿吃饭？我好添菜。”

“菜不用添，只要好酒就行了。”